

开放时代纪实文学系列丛书

广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万花之城

广州的2000年与30年

THE CITY OF FLOWERS

GUANGZHOU IN THE PAST 2000 YEARS AND 30 YEARS

叶曙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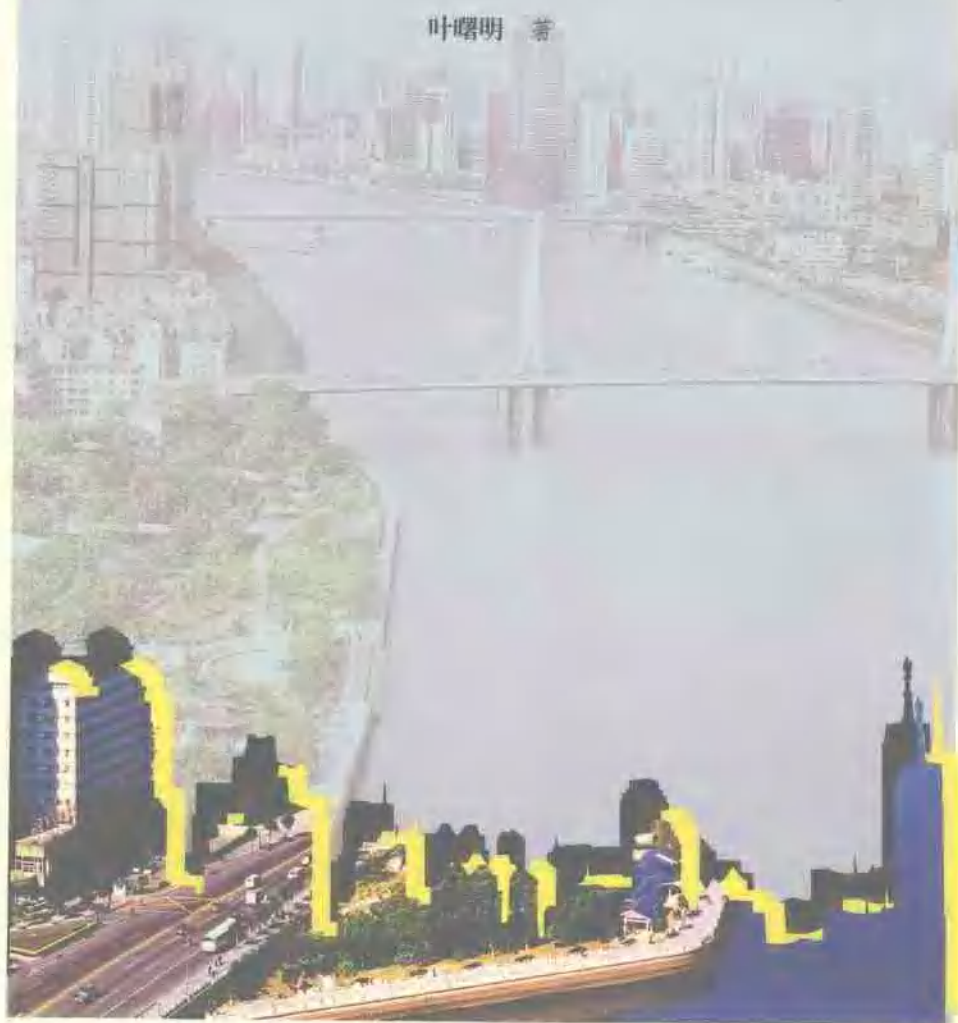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万花之城

——广州的2000年与30年

叶曙明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花之城：广州的2000年与30年
叶曙明著；广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1
ISBN 978-7-5360-5212-3

I. 万... II. ①叶... ②广...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84760号

图片代理： www.fotoc.com

责任编辑 詹秀敏 李 谓
图片编辑 冯冬莉
装帧设计 黄德辉 陈汝容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 作  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规 格 787 × 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8 1插页
字 数 150,000字
版 次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若有印装问题，请致电020-38865309联系调换



目录

前言 一座城市的文化读本	4
序篇 站在时间的起点上	8
第一篇 历史与现实的纵轴线	16
中山四路的显赫身世	17
“广州缺商场还是缺万木草堂？”	28
北京路：千年古道上的时尚品牌	35
中轴线上的风景	47
飞翔的龙脉	55
大街小巷行吟	66
第二篇 城西，小市民的家园	74
长堤：需要重新定义的名字	75
那一片流花玉宇	86
人民路：等待阳光的日子	98
穿衣戴帽的上下九	108
西关大屋的前世今生	118
古祠·古玩·古荔湾	127
滔滔江上的白天鹅	135
第三篇 城东，众人仰望之城	146
没有保留价值的名人故居？	147
东山，我们的故家大院	153
曾经被称为广州“尖东”的地方	163
二沙岛岂是富豪的后花园	172
新天河·新轴线	181
珠江新城：在三心两意中成长	197
最发达和最贫穷的地区	211
第四篇 城南，呼吸着大海的气息	222
“盖海旗幢出，连天观阁开”	223
云桂发祥	231
“三塔三关锁珠江”	239
小谷围的夕照与大学城的骄阳	251
走，到番禺睇楼去	261
向南，再向南，直至南沙	273
结束篇 前途不可限量	284

前言

一座城市的文化读本

刘长安

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品格和逻辑，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轨迹和文脉。
精彩的城市应有精彩的城市读本。

广州作为有二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作为著名的“四地”（中国近现代革命策源地、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和岭南文化中心地），集辉煌而悠久的历史，独具神韵的岭南人文自然景观以及现代大都市生活的魅力于一身，面对如此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城市，如何创作出一部与之相配相称的城市读本，完整、准确而又生动形象地反映和表现她的独到之处，可爱之处，迷人之处，这是萌动在每一个热爱广州的人心中的一个愿景。

以往关于广州的城市读本，也出了不少版本，但不论是单位组织的还是个人创作的，我们总感到不满足，在这些书中，无论怎样在包装上翻新，在内容上编排，总离不开那些已固定的内容与观念，或繁杂，或零碎，当然也不乏上乘之作，但总觉得缺少点什么。

我们在期盼着，广州人在期盼着，广州城在期盼着。

终于，《万花之城——广州的2000年与30年》闪亮出场了。

享受、激动、欣慰，这是我们阅读她时产生的三种层次的感受。即便是老广州的读者，也好像是第一次真正认识理解了广州，一个鲜活的广州，一个身边的、自己的广州。

如果将广州城市比作一棵大树，那么在此之前的有关介绍广州的读物，往往使我们只看到树干和树枝，而在《万花之城》中，我们则看到了更多婆娑多彩而又充满生命活力的绿色树叶。不仅如此，我们还仿佛看到了、听到了、感觉到了那在树干、树枝和树叶里流淌的树液的颜色、节奏与气息。如此，我们方能说，我们是真正认识、了解和读懂了这棵大树。

但这绝非简单的增加和详细化。

一个城市是由不同历史时代的建筑组成的，表面上看，这些建筑是没有生命的。是人赋予了建筑生命和灵魂，这里有两层涵义：首先，是建筑本身包含和寄寓着人（建造者）的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的审美理想与思想情感；其次，住在建筑里的人本身的活动。我们说保护古民居，古建筑，古城区，实际上就是在保护一个时代人文精神与文化情感的历史。19世纪法国大作家雨果说得好：“人类没有任何一种重要的思想不被建筑艺术写在石头上”。

我想，如果雨果地下有灵的话，定会认叶曙明先生为知音并引以为慰的。

一位作者要写一座城市，写一座城市的人文景观，其难度可想而知。普通作者的做法大概不外以下两种套路：即，一是一个一个区一条一条街一个一个建筑来说，这也是点线面结合，也是一棵树，但这是死的，差别真是千壤了；一是以时代或事件贯穿之，诸如南越王时代建筑、明清代建筑、近现代民主革命时代建筑，改革开放时代建筑、丝绸之路建筑，宗教文化建筑此类。这也是人为分割的、断裂的、无机的，还是不能给人以鲜活的连贯的有机整体的生命之感。而叶曙明先生却选择了独特的结构方式，在这本书里他为我们挖掘出一棵有关广州城的生机勃勃的自然之树，就像我们见到的广州的大榕树一样，她的根系扎在深深的历史的土壤中，而葱绿的新叶则抚摩着今天的蓝天碧云。

作者遵循广州城市在两千多年历史变迁中所自然而然形成的文脉，突破行政区划划分模式，首创“纵轴线、城西、城东、城南”四大文脉板块，构成叙述结构上的“面”，将面内的有关街巷、道路作为叙述结构中的“线”，然后，顺藤摸瓜，将散落在线上的有关建筑作为“点”。点线面结合，就如一棵树的干、枝、叶，浑然一体。因为又是按树脉贯穿之，因而这就是一棵自然的树，从而也是一棵气韵生动的树，更是一棵繁花似锦的树。

自然，在这充满生命活力的叙说中，我们不仅触摸到感觉到凝固和萦绕在建筑之上的生命情怀，还强烈地感到了叙述主体的生命脉动，这是双重的生命协奏曲和生命咏叹调。在对每一处建筑的来龙去脉、前生今世的追忆中，都融注着作者的思想情感、价值判断、历史眼光、文化情怀、审美理想甚至喜怒哀乐，应该说在叙述上是非常“这一个”的。难能可贵的是，虽然很个性化，但通篇少有失之偏激和偏颇的地方。这里的关键是，对保护历史文化与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把握，至今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或困惑。因为历史是一个兴灭嬗变的过程，历史建筑物也如此，拆与保是相对的，每个历史时期都

有保留历史建筑的责任，每个历史时期都不可能把上个历史时期的建筑全面保留下来。这就有一个把握机遇与分寸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避免将文化的怀旧情怀绝对化，又要防止流入动辄将一切归咎于时代的局限，时代的错误的泛时代思想。

在本书里，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把握是比较全面和客观理性的：该弹的弹，该赞的赞，对任何一件有争议的拆迁、改造或建设行为，都将当时官方意图，专家评说、网民意见还原出来，并经常将正反两面、完全相冲突的意见同时并举，而将自己的倾向微妙地隐藏于看似客观冷静的叙述中。这不仅是给读者留下思考的余地，其实定论也只能留给后人，留给历史去作了。

在本书的写法上，作者大量采用了设置悬念，结构矛盾冲突，穿插故事情节、虚实结合、细节描写等文学性叙述手法，行文晓畅优美，气韵生动，情景交融，艺术形象饱满，完全可以说本书不仅具备较高的学术性、知识性与文献性，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文化积累价值，而且也是一本独特而珍贵的艺术品。作者终究是天然具有怀旧倾向的文人，因此，《万花之城》通篇文字的骨子里流淌的还是文人的情愫。因此，不妨说，本书实际上是一个文人的心曲，是一个文化人留给广州的文化装帧。

总之，《万花之城》无愧于广州二千年悠久历史，也无愧于广州三十年改革开放新时代。





站在 时间的起点上

1983年6月9日，广州出了一件大事。

在解放北路的象岗，发现了2000多年前的南越王墓。这里原是省政府宿舍的建筑工地，北邻中国大酒店，南面是鳞次栉比的旧民居。1980年代初，广州正处在大规模征地建宿舍的热潮之中，几乎所有机关团体、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无不施展浑身解数，在街巷密集的老城区，见缝插针，征地拆迁，一幢幢简陋粗糙的9层宿舍楼拔地而起。那时候，广州人均居住面积在1.5平方米以下，三代同堂、晚婚无房等困难户有1.7万户9.5万人之多；对那些翘首期盼着解决住房困难的职工来说，管它南越国是什么东西。那个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国度，与他们今天的日常生活，漠不相干。许多人连南越国的名字都没听过呢。

象岗在越秀山西侧，高不过50米，原属越秀山的一部分。南越王赵佗归汉后，曾在象岗之上筑“朝汉台”，每年登台望汉而拜，以表臣服。三国时吴刺史步骘登上象岗远望，只见广州“负山带海，博敞渺目……睹巨海之浩茫”，不禁慨然兴叹：“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古时珠江十分宽阔，中山路以南，直至西村、黑山一带，都属珠江水域，越秀山有如半岛突出江面，真是烟波万里、水面云山，山上楼台。

古人相信，越秀山是广州的龙脉所在，镇海楼就是为镇压“紫云黄气之异者”而建的。从元代开始，越秀山一直是羊城八景之一。元代的“越台秋月”，明代的“粤秀松涛”，清代的“镇海层楼”，1963年的“越秀远眺”，1986年的“越秀层楼”，及至2002年7月，由62万张市民选票和24位市政、规划、园林、建筑、旅游、文博、文联、大学和名城研究等方面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评选出来的“新世纪羊城八景”，越秀山再以“越秀新晖”入选。

1982年，象岗挖掘出一座汉朝王莽年代的大型贵族墓葬；后来又陆续掘出几座西汉后期、晋代和明代的小型墓葬。但都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直到施工队把山坡削掉17米，发现了一个巨洞，赶到现场的考古学家才蓦然意识到，

古往今来，最动人心魄的南越王墓，也许就在他们面前！

赫赫有名的广州考古专家麦英豪也踏着暮色赶到了象岗。

麦英豪，生于1929年，广州番禺人。时任广州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广州博物馆馆长，有几十年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虽然已年逾半百，却精力充沛，干劲十足。他用手电筒往洞窟里照了照，仿佛看到了一扇石制的墓门，还有一堆零散的器物，其中似乎有一个大号铜鼎和几件陶器。“我一发现这些就看准了，”麦英豪多年后回忆发掘南越王墓的经过时，仍然激动得两眼放光，“我心

里已打定主意，这个墓一定要保护，将来还要建博物馆。”

南越国建于公元前204年，前后凡五世93年，一世越王赵佗，二世赵昧，三世婴齐，四世赵兴，五世赵建德。据史书记载：“越王赵佗，生有奉制藩之节，死有秘异神秘之墓。佗之葬也，因山为坟，其垄茔可谓奢大，葬积珍玩”。早在三国时，孙权就派人到广州寻找赵佗的墓，但只掘出了婴齐的墓。有人说赵佗葬在禺

五羊雕塑





考古学家麦英豪

山，有人说在白云山，也有人说鸡笼岗，但更多的人深信，赵佗就埋在越秀山底。

这是一个星期四的晚上，广州市平静如常。象岗上的工地已经停工，四周静悄悄，甚至可以听见草丛里的唧唧虫鸣叫。骑自行车从解放北路经过象岗的人，几乎都没有注意到山岗上的憧憧人影，也没有听到什么异常动静。

然而，就在这时，第一位考古人员已经进入了墓室。由于四周漆黑，他看不见整个墓室，但手电筒的光线所及，到处都是铜钟、铜壶、铜钁、铜鼎和陶器……一件件奇珍异

宝，闪烁着暗绿色的宝光，恍如云霞缭绕，令人不敢逼视。他不禁感到呼吸困难，目瞪口呆，忍不住低声惊呼：“我的天！”

就在人们掘开古墓一个星期以后，6月16日下午，广州晴朗的天空，突然云涌雾罩，天昏地暗，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暴雨倾盆而下。这是广州自1908年降雨记录以来第三次最大的暴雨，从午后一直下到翌日凌晨。全市有7000多间房屋倒塌，数十人伤亡。

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与南越王墓被掘，也许纯属巧合，与天人感应之类的神话无关。当日出东方，一缕朦胧的光芒，透过厚厚的云层洒向大地时，雨终于停了。发现古墓的消息，就像一道地震的震波，从南向北迅速传递，惊动了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政府、广东省政府、国家文物局，乃至国务院。

6月24日，国务院批示同意了有关发掘广州象岗大型汉墓的请求报告。广州市随即成立以人大常委会主任兼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欧初为组长的发掘越王墓领导小组。具体的发掘工作由麦英豪主持。

一个2000多年前的辉煌宝藏，得以重见天日。虽然不是赵佗的墓，而是他的继位者赵昧的墓，但丝毫没有降低其历史价值。墓中出土文物品类多达1000多件（套），是迄今岭南地区发现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汉墓。

建筑工地的包工头还在期待着，准备在考古人员把古墓发掘和清理完以后，继续施工。以前发现古墓都是这样处理的，但这次不行了。政府决定停建宿舍，

把古墓周围1.4万平方米的土地划出来，改建博物馆。

1988年2月，一座体型浑厚、沉着、庄重、雄劲的建筑，面朝东方，崛起于象岗之上。这就是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建筑设计者是莫伯治、何镜堂两人。

莫伯治，生于1915年，1936年获中山大学工学院土木建筑专业学士学位。他的一生都奉献于岭南建筑艺术的研究与设计上。他的早期代表作包括白云山的山庄旅舍、双溪别墅和矿泉客舍。何镜堂，生于1938年，1961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专业，长期从事岭南建筑及城市规划的教学与研究。两位设计师都是广东东莞人。

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依山而筑，正门气势雄伟，共用了1300多块红砂岩砌筑成高大的石墙。左右暗红的石墙上，是两幅巨型浮雕，两个身高8米的男女越人，头顶日月、赤足踏蛇，凛然有如守护神。两侧分踞着一对跃然欲动的大石虎。雕刻原型分别选自墓中出土的屏风构件，玉璧与错金铭文虎节的图样，“透过它传译两千多年前的历史文化”。两位设计师合写了一篇《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规划与设计》，详细介绍他们的作品：



南越王墓博物馆

博物馆主入口从厚重的石阙，穿过一线缝隙，这是封以玻璃的，空灵的主馆入口，它夹在石阙之间，构成强烈对比。进入展馆首层，空间由收紧而骤然放开，又构成另一个空间对比的感觉，室内空间结合地形，蹬道由外而内，向上延伸，以达顶端的二门……蹬道上空覆以半圆筒形顶光棚，人们随蹬道上升，显得空间亮充明朗，上下沟通，左右流畅，里外渗透，这里是现代空间的处理手法，但又引入了一些古典原则。

博物馆舍弃了在同类建筑中常见的红墙绿瓦大屋顶的传统形式，但同时又让人感受到浓烈的传统色彩，感受到岭南历史悠久而凝重的气度。“这是合乎逻辑的历史延续性，而不是复古抄袭。”莫伯治在一篇题为《梓人随感》的文章中总结说：“不仅仅是手法形式的问题，主要是本质的内涵。”



建筑设计师莫伯治

舆论一片喝彩。人们对这座博物馆建筑的谈论，持续了好多年，有人说它是现代主义风格，有人说它是后现代主义，也有人说它是解构主义杰作。其实什么主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感动人们。自1950年代以来，广州的新建楼房，大都是工人新村式的标准化建筑，带有浓厚的生活集体化和准军事化色彩。南越王墓博物馆的落成，确实令人眼前一亮。

在其后的几年间，博物馆建筑连续获得国家优秀设计金奖、中国建筑学会优秀建筑创作奖、中国当代环境艺术优秀作品奖和被国际建协（UIA）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评为“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等六项殊荣。

虽然越王台、朝汉台早已灰飞烟灭，无迹可寻，但历史还在延续着。

风露浩然，山河影转，从南越国到今天，2000多年过去了。

1978年成为一条划分时代的界线。今天回过头看历史，中国社会进入一个

急速转型的时期，乃自此时始。其来势之猛，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一场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挟着风雷雨电，隆隆而至了。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是刻在大街小巷的建筑上的。大街小巷在成长，传统也在成长；大街小巷湮灭，传统也在湮灭。老街老巷里的人可能已换了好几代，张三来了，李四走了，但老房子却没有变。人赋予了建筑生命，从而构成了有生命的街道。建筑不仅具有史料价值，而且还具有更重要的文化情感价值。

1982年2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广州被列为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家开始明白，2000多年历史，对一个城市来说，意味着什么了。文物建筑是城市的宝藏，固然要悉心保护，但大量非文物的、普通的老建筑、现在还住着人的老房子，没有列入保护范围的骑楼、西关大屋和老街老巷，该如何保护？还有我们的生活习俗、我们的方言，我们的音乐与戏曲呢？我们的民间传统工艺呢？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它们都是这个城市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城市的发展如何与历史产生呼应，如何建立一种文化的承传关系，亦即莫伯治所言“文化内涵的沟通”。这才是一个知易行难的大题目呢。

有人说，欧洲一些5000年前的建筑还保留完好，而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广州，却连1000年前的建筑都没有，让人非常痛心。原因何在？是因为中国的建筑以木结构为主，最易被战火所毁吗？也许这只是原因之一，我以为更重要原因在于，中国每一朝的开国皇帝们，总想把自己塑造成开天辟地第一人，对“非我族类”的前朝衣冠文物，无不竭力铲除干净，或掘墓鞭尸，或焚烧宫阙，或雉发易服。这类故事，在中国的二十四史里，又何止盈千累万！

广州一向被中原视为蛮夷之邦，化外之民，朝廷要施行教化，非威何畏，所以三番四次把广州“推倒重来”。南越国被刘汉平定，南汉国被赵宋收复，无不付诸一炬。多少楼台宫阙、王侯第宅、居廛市井，物华天宝，统统化为灰烬，无所幸免。人们不得不在废墟上重建一个新的城市出来。

今天人们说起广州时，必然会提到任嚣城和越王城。但田野考古，迄未发现任嚣城的遗迹，亦不见越王城的城墙基址，难怪有人说，“羊城”既没有羊，也没有城。但几乎所有人都坚信，广州的基本格局，就是以任嚣城、越王城为起点，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历史学家们以南越王宫署遗址为坐标，根据古人记载，越王城“周回十里”，大致推算出了越王城的具体范围。

不管城端是否存在，但老城中心，一直在中山四路至中山五路一带。2000多年来，广州的行政中心移动没有超出500米范围。这在中国古代5000多座城池的兴衰史里，也是一个让人惊叹的案例。

现在没有战乱的破坏了，可以专心致志搞建设了。人们便努力拓宽马路；把旧房子拆了，拼命盖摩天大楼；建大型购物中心；在市中心兴建欧陆风情的高尚住宅区，罗马柱、大广场、喷泉、星级酒店、夜总会和高尔夫练习场，羊城快要变成“洋城”了……这何尝不是在施行另一种教化，以另一种形式“推倒重来”啊！

我们都希望城市保持蒸蒸日上的生命力，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朝气蓬勃，生活环境愈来愈好。一些来广州的游客常说：几年没来，广州变得认不出来了。每个广州市民初听时，都会觉得很自豪，城市建设发展一日千里，高楼林立，玻璃幕墙，观光电梯，旋转餐厅，立体交叉高架桥，这些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我们竟可以及身而见，能不说是我等市民之福吗？

不过，终于有一天，我发现连自己也认不出广州了。走在马路上，满眼都是霓虹招牌广告，车喧人哗，熙熙攘攘，是一个红尘滚滚往来飞的世界。我再也记不起儿时曾走过的黄泥小路了；好像峡谷一样耸立的摩天大楼群，也已不再是童年追逐嬉戏于田间的地方；孩子的天空已被灰霾所遮蔽；孩子眼里的珠江已滔滔远去不复返。

一个暖洋洋的冬日。我在江边漫步。天是灰蒙蒙的，风微微地吹着，珠江仿佛也幻化为一股暖流。昏黄的夕阳，正在高楼大厦之间的缝隙中渐渐下沉。在烟霞弥漫的城市上空，在车流缓缓移动的马路上，在淹没于高楼阴影的大街小巷里，我忽然听见一阵若隐若现的粤语歌声：

远远眺望见珠江水里，
有只艇在那高声叫卖，
一息间满天千色风云转几岁。
那只艇载着艇仔粥去，
鸡公榄已经消散梦里，
街上叫卖都已不再纯粹。
笑笑我未见乡音改去。

远远我望见街中深处，
有个细路佢听紧往事，
可否将那首不朽歌儿唱多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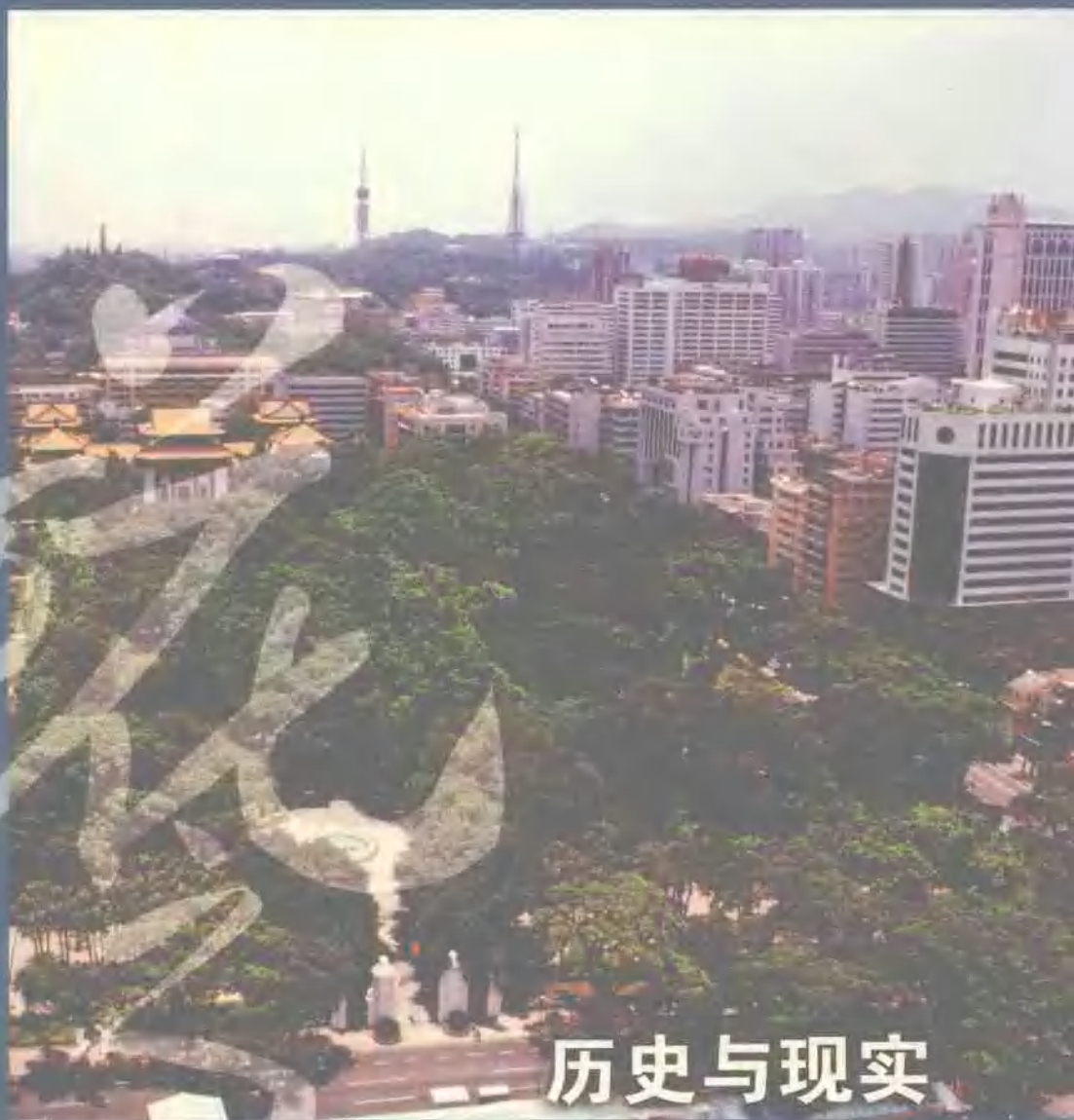
月光光，照地堂。
虾仔你乖乖瞓落床。
听朝阿妈要捕鱼虾咯，
阿嬷织网就到天光。

.....

我竟有泫然欲泣的感觉。一个城市变得认不出来，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当城市的变化朝着“千城一面”的方向发展时，所有建筑都好像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一样，我们究竟应该是喜还是忧呢？有人刻薄地说，现在所有的大城市都变得像超级市场大减价的海报，让人眼花缭乱，但毫无个性可言。人们依然可以强辩：总有那么一天，超级市场大减价的海报，也会充满我们的记忆的。

城市的变化一瞬千里，但无论它怎么变，我还会继续生活在这个城市，行走在这个城市，将来总有一天会读懂这座城市的。也许只是一句天真而狂妄的话，但我依然充满期待。

因为，这是我的家。



历史与现实的 纵轴线